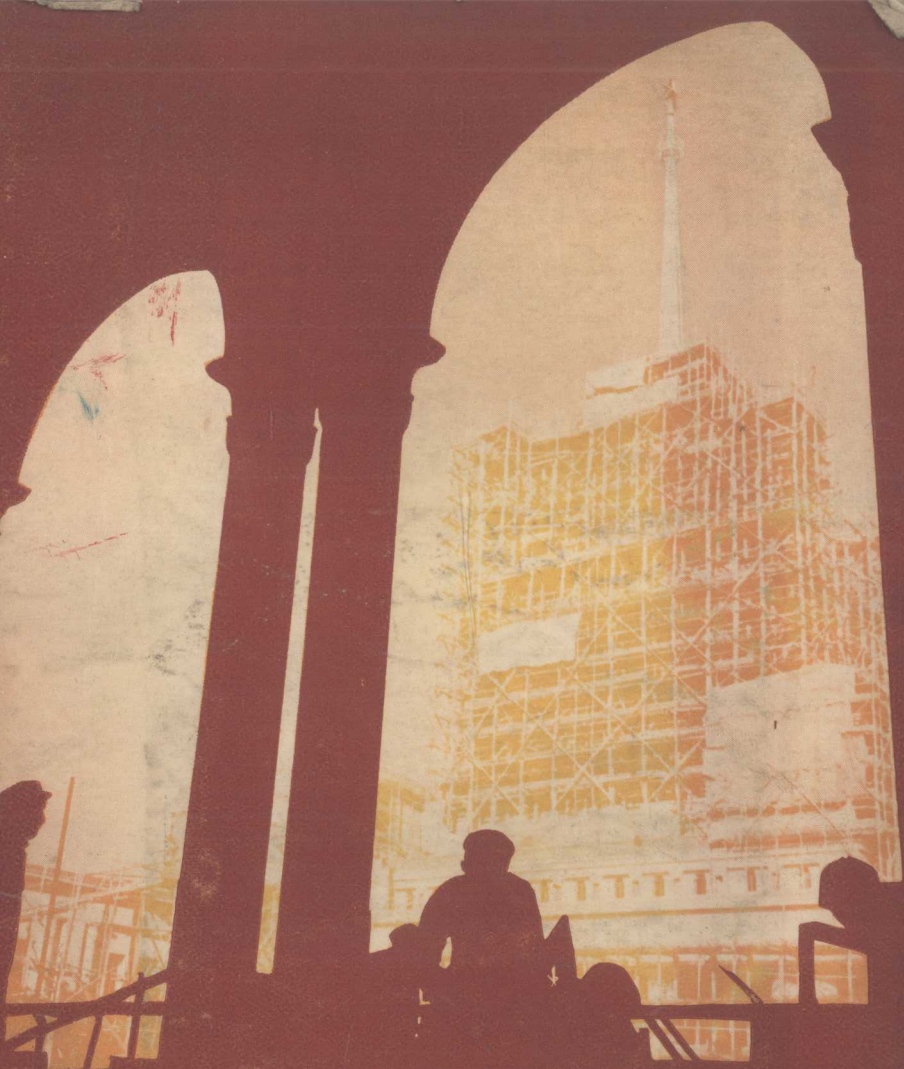




建設中蘇友好大廈的人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建設中蘇友好大廈的人們

王德人 鄧曉 著

建設中蘇友好大廈的人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建設中蘇友好大廈的人們

*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號 1142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字數 37,000

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 3,001—5,000

目 錄

紅寶石·····	王若望(1)
第八次獎·····	柯則夫(14)
塑花的人·····	陳必智(19)
崇高的品質,偉大的友誼·····	光 衆、淑 英(25)
運輸綫上·····	范 琰(30)
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創造·····	陳必智(36)
紅星在向他微笑·····	柯則夫(40)
人定勝天·····	陳必智(47)
與地下水鬥爭·····	陳必智(51)
陸海根青年突擊隊·····	范 琰(55)

紅 寶 石

王 若 望

當你抬頭看，矗立在上海一切建築物之上的那顆紅五角星，開始閃亮着寶石似的光輝。這光輝把夜空的雲彩染成了早晨的朝霞，它像燈塔，又像天空裏昇起了不落的太陽。

這永遠放射着光芒的巨星，它是中蘇兩國友誼的象徵，它是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在它的紅光照耀之下，你就想放聲高歌，你就會抑制不住讚美的歡呼！

這一顆紅星的升起，不知經過了多少艱辛的勞動呵！

多少人聚集在這霞光的下面，剛剛拓寬了的南京路站滿了人羣。每一個人都是驚喜和讚嘆的臉色，在這人羣中有一位名叫唐元華的，約摸有四十多歲年紀，現在他被紅光照耀着顯得年輕了。他把一家大小都帶來了。他好久好久向天空抬起了頭，他的眼睛裏被湧上來的淚水弄模糊了，他把它擦乾，但馬上又模糊了，可是他的嘴唇却是帶着笑。

他的大孩子指着那紅五角星跳着說：“這是爸爸做的，亮了，爸爸！”

周圍的人都湊近他來注意他。他有點不好意思，低下頭對孩子說：“五角星不是一個人做的，我只是做的紅玻璃。”

唐元華是三民玻璃廠的工程師，論文化，他沒有上過一年學，父親是僱工，十二歲他就被父親送到上海一家玻璃作坊做

學徒。在熊熊的火爐邊被玻璃溶液，整整炙烤了三十二年。

那上面的紅玻璃是一種不尋常的玻璃，它既要受得住攝氏一百二十度的高熱，又要經得住攝氏零度以下的冰凍。因為內部裝着約有一萬支光的電燈，而它在露天中經常會受到冷雨的冲刷，如果質量上達不到這個要求，那末玻璃便會在空中變形或爆裂。如果用另外一種辦法，即用兩層玻璃，中間塗上一層透明的紅漆，雖然比較省事，但它會被奪去一些光輝，就不能像現在這樣鮮明和悅目了。

大廈建設委員會專門組織了人去探尋上海所有的玻璃廠，找了一家，這家不會做，再找一家，老闆也是搖頭。最後，找到一個座落在小弄堂拐角處的小工廠——三民玻璃廠，老闆同樣是冷淡地抓抓頭皮，堅決地說：“我們是做過紅玻璃的，可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紅玻璃。”交涉就這樣結束了。

事後老闆對唐工程師說：“這筆生意不好做，即使做成功了，也不過是這一票，北京到上海，能做幾個五角星？”

唐元華沒表示態度，但是不知怎麼的，他忽然愛上了那顆五角星了。好像在他的心中也有一顆星亮了起來，他覺着能夠在中蘇友誼的工作中貢獻一草一木，是一生中最大的榮譽。

同一天，工會主席也來和他商量：“你說，這樣的一種玻璃我們做得出嗎？老闆是生意眼，我們不能聽他的。要知道這是光榮的政治任務，無論如何要擔當起來。”

唐元華瞋一瞋他那被火煉紅了的眼睛，沉默了一會，說：“好，我們先試試，等試驗成功，再訂合同好了。”

工會主席和唐元華就一同去找老闆談。老闆拉着唐元華

的手，說：“我從前也配過紅玻璃料，不耐熱的紅玻璃都做不好。你是工程師，你不會不知道其中的難處。萬一到期交不出，蝕本還算小事，是你去吃官司，還是我去挺？”

唐元華的臉收縮了起來，沉默了很久。他意識到將要挑起的這副担子是如何的沉重和冒險。這時工會主席在他身後輕輕地推了一下，他覺着他後面站着有工會，有全廠的工人。唐元華猛地把紮在頭上的濕毛巾摘下來，說：“我們做，只要大家支持我，要是做不出來，我一個人去挺！”

工會主席王玉堂說：“你們儘說喪氣話，事情還沒開始，就料定要失敗，我看不會。我們工會一定要保證做它出來！”

老闆笑了一下，點點頭，表示同意了。

唐元華開始了試驗，他在一個大爐子邊上加了一磅的小坩鍋，先配了一服料子，在爐子裏花了二十四小時，第一次煉出來的，失敗了；第二次改動了配料的比例，還是失敗了；第三次下的料，又失敗了。他是按照他自己的老經驗來配料的，做紅玻璃，向來都是放一些碱麵子，可是這碱麵子遇到高熱，紅料就浮在上面，吃不進去，這兩個傢伙好似冤家對頭似的，攪不到一塊。試出來的樣品像萬花筒似的斑斑點點。唐元華吃虧的就是不懂理論，研究不出一個解決的辦法，只得再做第四次試驗，他這樣試驗了七次，接連有好幾天是二十四個小時不睡覺，守在坩鍋旁邊，工會主席也守在坩鍋旁邊。

“應該研究一下再動手，怎樣讓紅顏色跑得進去！”工會主席說。

唐元華從他的小口袋裏抓出一把像砂糖似的東西，給工

會主席看，一面說：“我決定不用洋碱，換上這個做代用品，現在我們成功不成功，就指望它了。”

這一爐出來的玻璃棒，果然紅色很勻。工會主席高興得跳起來，緊緊握住工程師的手：“找着路了，找着路了！”

這是在清晨五點多鐘的光景，唐元華已經有三個整天沒好好睡覺了，他的臉上並沒有高興的表現，王玉堂看着他憔悴的臉，說：“怎麼啦？快去休息休息吧！我看你連熬了幾個通夜，支不住了。”

唐元華夾着那根還在發燙的紅玻璃棒，轉動着看了一下，說：“現在，紅色的問題總算解決了，耐熱耐冷還沒解決呢！你派人拿到科學院做做試驗，那時候就知道成功不成功了。”

王玉堂親自把這根玻璃棒送到中國科學院冶金陶瓷研究所去，幾個年輕的工人也要跟了去。那時候離上班時間還早着咧，科學院方面一聽說是替中蘇友好大廈做的試驗，馬上指定專人把這根玻璃棒做了各方面的鑑定。王玉堂一直把眼睛湊在門縫裏看，其實什麼也看不到，可是他好像看到裏頭的檢驗已經合格了。忽然，試驗室的門開開了，科學院的一位工作人員把這根紅玻璃棒遞給他，微笑着塞給他一張紙頭。他心急慌忙地朝那張紙上看，但看不懂紙上寫的是什麼，他問了一聲這位戴着眼鏡的先生：“好用嗎？”那位先生笑着說：“可以用。”王玉堂捧着那張紙就好比捧着寶貝似的，撒開腿就想跑回廠裏去報喜，那位戴眼鏡的先生立即把他叫住，關切而好奇地問：“做出這樣的玻璃，簡直跟紅寶石一樣，你們的工程師是誰？真有學識！”

王玉堂昂着頭，一張嘴嚙開了好久閉不攏，好像就是誇獎着他自己似的，他得意地說：“我們的工程師呀！什麼玻璃他都做得出：眼鏡片，探照燈，望遠鏡，他都做過，就是做這種玻璃可難壞了他。”

那位戴眼鏡的先生非常欽佩地“唔”了一聲，王玉堂更加勁頭十足地接着說：“他連小學也沒進過，可是滿肚子都是經驗。”

王玉堂說出了工程師的名字以後，飛腿跑回廠來報喜。

聽到喜訊後，所有的工人都活躍起來了，有幾個工人在爐灶旁邊夾着手膀子跳起雙人舞來，幾個年輕的就打拍子唱“我



臧石奇畫

們工人有力量”。有的工人把裹在頭上的濕手巾擲到空中。唐元華從桌子上跳下來，眯着眼睛不說話，看着大家在歡樂，在歌唱，他也想跟着唱兩句，可是笨拙的嘴一句也唱不出，

只是說：“伙計們！先不要樂，小樣成功不算數，今天我們就動手在大缸裏下料吧！”

長寧區工會辦事處把紅玻璃試製成功的情況報告了中蘇友好大廈建設委員會，一下子三民玻璃廠聚集了很多，其中有中國百貨公司上海市公司的代表，有中蘇友好大廈建設委員會的工程師，有上海市工會聯合會派來的人，有公私合營銀行專管工業貸款的幹部，還有區政府和區委派來的幹部……把個小小的工廠擠得滿滿的。

唐元華在一個桌子上把各種材料按照最近一次的配方在過磅，他的面前圍着一大堆人，他們都好奇地看着這些礦質的原料，會在他手中像魔術一樣變出燦爛的紅玻璃來。今朝唐元華的呼吸有點急促，手微微地顫動着，不知為什麼，這麼多人看着他，他好像剛剛走出花轎的新娘子，不免羞怯而緊張，他變得拙手笨腳，很不熟練。

當他最後抓起一些像砂糖似的東西，他想把這個化學品給大家專門介紹一下，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發現，就是這東西幫助了他的成功。當他剛要開口時，又遲疑了一會。他想：“這個費盡心血研究出來的一點竅門，拆穿了講實在是既平常，又簡單。要是公開出來，就變得一錢不值了……。”可是另一個想法馬上湧上了他的心頭：“我雖然還是在私營廠做工，而我的勞動完全是為國家，我把一切技術交給國家吧！”這樣，他終於講了出來：“我不用碱，而用的是礬砂。這東西既保證玻璃能耐熱，又吸收紅料。”

老闆一聽他講出這個秘方，他的臉頓時變得蒼白起來，而

唐元華的臉由於緊張和頭一次浴在光榮的陽光下，他的臉變得更加紅了。

當場就簽訂合同，工程師、工會主席王玉堂也參加了。代表甲方的是中國百貨公司上海市公司。

根據合同，限九月二十號交貨，長寧區工會辦事處派人在廠裏開了個動員大會，要求全體工人保證如期交貨。每個工人都寫了保證書，連炊事員也寫出了保證條件。其他的兄弟玻璃廠工會也紛紛寫信來祝賀。

正式生產的第一爐紅玻璃澆出來了。可是，工人們圍上來一看，都噘着嘴，扭轉臉去，說：“壞了，做出來的不對嘛！”但見玻璃黑呼呼的一片，好像夏天戴的太陽鏡一般。

有的工人來問唐工程師：“真要正式生產，我看有困難，爐子太老式了，實在是牛吃蟹。”（沒有本事蠻幹，上海人叫牛吃蟹）。

唐工程師說：“不要洩氣，小增鍋換到大增鍋，總有一兩次掌握不準溫度，摸了兩三次就慢慢會上路的。”

於是又重新開始，接連失敗了兩次，他還沒找到門路，心裏不免發急了。老闆也帶着怨恨的眼色掃了他一下，說：“我們是工廠，可不是研究院。原料都是人民幣買來的。”

王玉堂看到唐工程師蹲在地上抱着個頭，不言不語，就湊上去問：“你怎麼啦？”

唐元華把手放下來，說：“我想改進爐子。可是改爐子又要停工，恐怕要耽誤任務。”

王玉堂和長寧區辦事處派來的幹部商量，區辦事處的同

志說：“我們為什麼不跟國營廠學學，組織一個技術研究會呢？”

很快把十幾位老師傅拉在一道開會，唐工程師提出改進爐子的辦法。余永年老師傅說：“改進爐子，一定要耽誤時間，為了提高爐溫，是不是把另外幾隻坩鍋封住，我們在一百五十磅和五十磅的小坩鍋裏下料。這樣火力就猛了。”

原來這裏總共只有一隻爐子，爐子上面攔九隻坩鍋，其中有一隻是五十磅的，另一隻是一百五十磅的。

唐元華拍拍手說：“這個辦法省事，我們馬上做起來。”

老闆說：“這樣，把我旁的訂貨給耽誤了。”

幾個老師傅說：“首先把‘中蘇友誼’趕出來，旁的訂貨我們也保證按時交貨就是。”老闆這才沒有話說。

這一次改在三十磅、五十磅的中型坩鍋裏下料，倒出來的還是有一絲一絲的雲彩，不過已經有了明顯的改進：過去澆出來的是暗沉沉的，這一次澆出來的是透明的了。

科學院的同志親自來和唐元華會面，並且很謙虛地說：“你們做這種玻璃是我們冶瓷業的一大進步，你的經驗太寶貴了，我們要好好向你學習。”說得唐元華不知怎麼回答才好，最後他抵着嘴說了一句：“我的技術，實在是鴉鴉烏，吃虧的就是沒有文化，你看吧，對這裏面的雲紋就研究不出辦法來。”他把每一爐出的玻璃按照次序排列在桌上給他看，請他在技術上多多指導。他看了最後一次的成品，說：“這雲紋是拌料不均的關係。至於有一點兒雲紋，在高空中並不影響紅光的透射，沒有關係。”

王玉堂一聽此言，快樂得想把這位陌生的客人抱在懷裏。他立即到爐子跟前給工人們打氣：“好了！這一爐出的活，科學院都通過了。”

唐元華把科學院來的那位專家送走以後，低聲地對王玉堂說：“他是照顧我們的困難，說有雲彩也不要緊。可是，這是中蘇友好大廈的東西呀！我是做了三十年玻璃的人，怎麼可以把帶紋的玻璃去交貨呢！——”他嘆了一口氣，說：“嘿，將來我看到它放光，即使別人看不出，我的心裏一定會不舒服的。我們就對不起蘇聯老大哥呀！”

王玉堂說：“那你怎麼辦呢？”

“我自己來拌料。”

“你就是喜歡樣樣自己動手。這種事情我去組織幾個青年工人做就是了。”

幾個青年工人認真而費力地用手工拌着料。唐元華在一旁看着，他對旁人的幹活總是不大放心。青年工人手裏的棒在缸裏轉圈兒，他的頭頸也跟着那棒轉着圈子。

炎熱的爐灶間在夜晚一樣是熱的，寒暑表指明華氏一百十六度。特別是這個小廠在弄堂底裏，外面即使有風，也甦不到裏面來。伸出地面半人高的大爐，有九個通紅的口子永遠噴射着火焰，就像一座有着九個噴火口的火山。工人們打着赤膊，每個人頭頂上紮着一塊濕透了的毛巾，那毛巾蒸散着水汽。不到一刻鐘，那毛巾就乾了。工人們把它重新浸濕，包在頭上，乾了，又浸濕，又把它包在頭上。

唐元華守在三十磅的坩鍋旁邊，忘記摘下已經烤得發黃

的毛巾，常常用鐵絲從發白的玻璃液中蘸一點來看看，他把一切成功的希望都放在這一次的實驗上了。

工會主席來約他：“今天夜黨校上課，你去吧？”

他沒有聽見。工會主席知道他的心情，說：“那末，唐師傅，夜黨校我代你告假吧！”

唐元華馬上從矮凳上站了起來。

唐元華不久以前才報名到夜黨校聽課，剛聽了兩堂，聽得津津有味，就是在教師講第二堂課的中間，他才認識到自己保守技術秘密的不對，認識到作一個黨員必須不怕困難，在遭受失敗的時候決不灰心喪氣。他怎麼可以告假呢？

“聽黨的話，怎麼能不去聽？”他跟了王玉堂出去。可是他還沒出大門，又為難地對工會主席說：“廠裏的事，我又放不下。這一次再要失敗，那些說我牛吃蟹的人恐怕要打我的腦袋咧！”

工會主席說：“那末，還是‘中蘇友誼’要緊。你就不去吧！我回來一五一十傳達給你聽，還不是一樣？”

這樣，唐元華才沒有去聽課。

工人們看着唐元華熬夜實在支持不住了，勸說他勉強睡了兩個小時，天還沒亮，他又跳下床來，守在爐子跟前。王玉堂也在這時候從家裏跑進廠來，看到唐元華正在檢查拉出來的玻璃樣子。

王玉堂說：“你又是通宵沒睡嗎？”

“我睡過了。你為什麼半夜三更也來了？”

“我來看看爐子。”

唐元華說：“好吧，你把昨天晚上聽的黨課給我講講吧！也就算是補課。”

唐元華聽工會主席傳達講課內容。王玉堂手裏捏着一個筆記本，由於他文化淺，筆記本上只有稀稀拉拉幾個鋼筆字。他只好斷斷續續地把今天老師講過的內容傳達給唐工程師聽：“要會……團結羣衆，人民的智慧是無窮的……”

“啥叫智慧呀？”唐元華問。

“就是指我們肯動腦筋的意思。”

由於王玉堂傳達的句子不連貫，斷斷續續地，唐元華聽着聽着，實在因為過度的疲勞，眼睛不由得閉上了。工會主席把筆記本輕輕地收起來，想讓他好好休息一下，可是當他站起來的時候，唐元華又猛地醒過來說：“你講下去呀，我剛才睡了嗎？”

真奇怪，今天工人們上班都提早了，每個工人都想看看這一爐的結局，有些人連早飯也沒吃，就走進廠裏來，有着九個噴火口的爐灶像蜂窩吸引着蜜蜂一樣，爐灶跟前團團圍住了提前上班的工人們。

這一爐澆出來的果然大有進步，不過還可以看出少許的雲紋。科學院檢驗了樣品，認為合格。這樣一連澆出了一百多塊。已經接近完成了。

但是唐元華的心頭也像玻璃中有雲紋一樣，籠罩着烏雲，他把已經檢驗及格的玻璃翻來覆去地研究，他發現最後幾爐的玻璃，雲紋的形狀和以前幾爐的不一樣，根據他以往的經驗，他肯定其中還有別的原因。於是他又從下料到澆鑄，整整

二十四小時考察着工人們的操作，他在第二十一次下料的時刻，發現下料之前沒有把坩鍋底子刷乾淨，他決定把坩鍋弄乾淨了再下料，這一次澆出來的玻璃，果然一點兒雲紋也沒有了。

他堅決要把已經做好的一百多塊有着輕微雲紋的玻璃換下來，重新做過。老闆起初不免心疼，但經唐元華和工會主席的說服，最後才把那一百多塊玻璃重新回爐。

玻璃是圓滿地做出來了，每一塊都是透明的，一絲雲紋也沒有。工會生產委員負責送科學院驗溫度，他怕放在車上會顛破了，便抗在肩上走着送去。像抗着一面大紅旗一樣走過大街小巷，孩子們都跟着他喊喊喳喳地喊。他覺着這份差使很光榮。從科學院回來時，他格外有勁，因為耐熱耐冷都够標準。可是做出來以後又遇到了困難。原來玻璃有十五厘米厚，要把它解成一塊一塊，便於鑲嵌，一般小玻璃廠是用兩個人拉鋼鋸把它鋸開的。可是鋸一塊要化三天時間，計算起來，要化八個月時間才能鋸完。算算合同上交貨的日子，只有一個多禮拜了。

全廠的工人這兩天都有點悶悶不樂。

老闆來對唐元華訴苦：“我說嘛！這筆生意是凶多吉少呀！”

唐元華猛地想起工會主席那晚上給他傳達的那句話來，他說：“我們趕快再開個技術研究會吧！”

這次研究會開得沒有結果，誰都拿不出辦法來。開完會的第二天，一早晨佘永年老師傅興沖沖地跑進廠來，一進廠，什